

聚龙湖

六洪县

母亲的米寿

□吴夕龙

母亲已是八十八岁高龄,她的生辰是凭着模糊的记忆定下的。老人家只记得自己生于农历十七,具体月份早已记不清。爱人说,就定在正月十七吧,年节刚过,相对清闲,方便团聚。

年前,我在姊妹群里提议,自今年起,母亲的生日,儿女务必齐聚一堂,热热闹闹为她庆贺,让老人家感受到被重视、被孝敬、被在乎,也让我们时刻铭记:多陪伴、多行动、多回报。

生日的地点,几经与母亲商量,最终定在了二姐家。正月初二,二姐与二姐夫回娘家拜年,我再次提起母亲生日的事,两人满口应承,热情相邀。一来路程近,免去母亲舟车劳顿;二来二姐家是平房,平坦宽敞,无台阶磕碰,适合起居;三来周边菜场、超市近在咫尺,采买食材便利,左邻右舍又多是同龄老人,能陪母亲说说话、唠唠家常。

寿宴当日,中午本应吃面,因母亲早上已吃过,便简单备了几样家常菜,她说晚饭人多,才是正席。午餐虽简,仪式感丝毫未减。妹妹带来了生日蛋糕,摆放在餐桌中央。我细心插上六支小蜡烛,恭恭敬敬,“六六大顺,愿母亲岁岁平安。”轻轻扶起母亲,姊妹四人围立在她身旁,和着旋律拍手,齐声唱起《生日快乐歌》。烛光摇曳里,我让母亲默默许下心愿,众人一同吹灭蜡烛,“祝妈妈生日快乐,健康长寿!”爱人在旁笑着补上一句,“要过一百二十岁!”母亲笑得合不拢嘴,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,眼里盛满欢喜。

午后,劳碌一生的母亲闲不住,总问二姐有没有需要搭手的活计。我便陪她去附近的护国禅寺散步。紧挨着母亲,走在平坦的水泥大道上,路旁麦苗青青,长势喜人。母亲一路指给我看,说这片麦子比自家的长得好,田间无杂草,是麦种选得好。我说,今后播种买种的事都交给我,母亲嗔怪我是外行,怕我不会挑选,其实我知道,她是心疼我,不愿给我添麻烦。

妹妹有事,不得不提前返程,母亲满脸不舍,反复叮嘱二姐打包些菜肴让她带上。妹妹推辞,母亲却执意如此,直到看着妹妹拎上一份鲜蚕豆烧蒜

苗,才放下心来。车子缓缓启动,母亲颤巍巍地站在路边目送,嘴里轻声念叨,“嫁得太远了,要是住得近点多好。”我连忙安慰,“不远,不远,二十分钟就到家了,现在有车,方便得很。”车子早已远去,母亲依旧伫立远望,久久不肯回身,脸上的牵挂,清晰得让人心疼。

我扶母亲回屋,让她在藤椅上歇息,没一会儿,她又急着问:“建香啥时候到?”那是她儿媳,话音刚落,爱人便推门而入,真是心有灵犀。母亲接着又念叨起“马二”——那是二姐夫,在家排行老二,亲朋邻里都这样称呼他,亲切又热乎。刚说完,二姐夫一行人到了,阖家团圆,笑语盈盈。

晚饭正式开席,大姐掌勺,佳肴一道接一道端上桌,酒杯频频举起,暖意融融。最隆重的是晚辈们依次向母亲敬酒祝寿,一声声“祝外婆生日快乐,健康长寿”“祝婆婆精神矍铄,福寿绵长”,真挚又暖心。母亲不善言辞,只是一遍遍笑着回应,“谢谢,谢谢!”这久违的热闹与仪式感,让她既欢喜又有些不知所措。

散席后,母亲悄悄拉着我说,太麻烦大家了,吃起来简单,忙起来太累,说明年生日去大姐家,人少一点,菜简单一点。我宽慰她,“晚辈们都是真心为您祝寿,图的就是团圆热闹,大姐再辛苦,也是尽一份孝心。”我还告诉她,明年她八十九岁,按民间“做九不做十”的风俗,是个大生日,到时一定更热闹。

二姐想留母亲多住些日子,她不肯,惦记着田里刚播下的菜种有没有发芽,家里的几只蛋鸡还等着喂食添料。爱人送她回家,车上,老人家又一次念叨起小女儿,来得匆匆忙忙,晚饭都没来得及吃,又心疼妹妹买蛋糕花了钱。儿媳给的零花钱,说什么也不肯收,硬是塞进她衣兜,才勉强收下。

母亲一生操劳,目不识丁,却心地善良,重情重义,倾尽一生疼爱儿女。如今已是耄耋之年,心里依旧装着每一个孩子,牵肠挂肚。

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您把我养大,我陪您到老。姊妹四人早已约定,今后在父母面前,只报喜不报忧。尽心尽孝,陪伴左右。

三夏

□郭开国

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这是流传甚广的形象描述农家“三夏”时节的句子。

好似转眼间,离开偏僻乡村,不再下地耕种近四十年了,但对曾经经历过的田间劳作,特别是“三夏”大忙的记忆,却早已融入血液、刻在了骨血之中。

老家地处黄海之滨,脚下的土地,系上游来水裹挟着泥土淤积,漫漫由海成陆所形成,因而土碱地薄,所种植的大宗农作物是麦子、玉米、棉花,就连水稻还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种植。春天,玉米、棉花等农作物播种出苗后,孩子们在家时随着父母、在校时跟着老师,定期下地参加集体劳动,留壮去小、排苗定距,间苗除草;麦田里拔杂草,棉花棵里捉虫,闲下来挑秧草。尤其到了“三夏”大忙季节,村里尚未读书的孩子得忙着下地拾麦穗、捡秸秆,在校读书的孩子则会向老师请“忙假”。秋冬季节,农活相对时间性不强,孩子们便会利用早晚和星期假日就能帮上忙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土地分到各家各户。人多好种田,劳动力充裕的人家,固然不觉什么。可对于缺少劳动力的农家来说,若是平常田间作物管理尚能应付,可真正到了“三夏”大忙之时,田里成熟了的庄稼要抢收、抢运、抢打(好在后来有了脱粒机,麦子、水稻、玉米、黄豆等都可通过脱粒解决);空下来的田块,急等着翻田栽秧、移栽棉花、播种玉米、点播豆子;其间还要穿插进行农作物松土除草、施肥用药等苗间管理。如此,这每一个环节、每一项农活,对于农家就是一道影响收成的“关卡”。

不论作物长势如何,收割耕种的程序少不了,特别是“三夏”麦子收割登场后根本不能堆捂久放,否则即使不遭雨淋也会发霉发芽,需要及时脱粒整晒、扬净入库。那时乡邻中虽有人家投资置办下脱粒机、柴油机,以服务增加收

入,可机少田多、时间集中,乡邻们需要预约排队,等候机工安排。轮到了谁家,那两台各重200多公斤重的柴油机和脱粒机,没有三四个强劳力是抬不到自家场头上的。

水稻栽插是一项系统工程,不仅需要提前预育秧苗,而且还要与耕牛主人或机工师傅约定土地耕翻、田间上水,更关键的是要预先邀约会栽秧的乡邻帮工。事实上,栽秧时间性较强、技能性要求高,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一农活,村中会栽秧的人大多是手脚麻利、干活勤快的农家妇女,她们在“三夏”期间十分抢手,那些不会栽秧或技不如人的只能甘当下手。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。四十年光阴悄然逝去,伴随着乡村振兴举措的落实,农村路道桥梁、高标准农田及新农村的建设,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改善,老家自然成了在外游子的向往之地。“三夏”时节,在家小住时注意到,如今农家虽说大多年轻人在外打工,但是留守在家的老人、妇女,却因村民中有了收割机、播种机、插秧机,以及喷洒农药、定期施肥的小飞机。尤其是麦子收割下来,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运上场脱粒整晒,即被收粮企业运走烘干入库,从而省去了他们多少辛苦劳作。

在回老家路上,我曾目睹田野里的麦子绿意尽褪,饱满沉实的麦穗惹人喜爱、沁人心脾的麦香随风轻荡,在骄阳下泛着暖融融、金灿灿的光泽。想着这丰收景象,若是放在从前,各家即使押上全部劳力,没有十天半个月起早贪黑的辛苦付出,那田间的麦子是登不上场、入不了库的。然而,如今也就几天时间,当我返程再次经过那片麦田时,惊奇地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麦子已没了踪影,竟然被横竖成行、翠绿满目的秧苗所覆盖。

回农村老家几天,所见所闻,感触颇多,乡村尤其是“三夏”大忙四十年间的蜕变,让我实实在在触摸到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愿景。